

集部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　　宋　李昉等　編

直言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二道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寶歷元年

問皇帝曰朕恭守憲祖中興之運穆宗紹寧之業寅畏兢翼亦免荒墜諸侯忠上而奉職卿士循法而恪官四夷內向兆人休息至於屬統垂文程示後代終有致人

之意未有理人之術古人云希顔之徒亦顔之流也又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子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令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和予大夫皆藴器㦖蘊憤憤悱悱思所以奮者於日久矣當極其慮開子欝滯夫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消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四人混處遷於異一作物歷貴

代已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損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賫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觀其書燦焉盡在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觀其書則拔羣絶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際歟為史官詞志不能久於其事（詔令作其事業）歟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衆而

財官是空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臻而鰥弱者未贍必有其旨何以辨之無泛無畧無游説無隱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

對

舒元褒人第三

對臣久詩令之天道運行地力負載生生滋息皆與堯舜禹湯之時不異及言其理亂安危則邈然數千里而遠臣因靜索其源蓋由時君之所致也在禹以夏王桀以夏亡在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是古今有異耶直人事

而已矣臣嘗病之願抱血誠而寫置於天子之前天路甚高無由上達所以卒歳於悒如抱沉痼天意似知臣有移時之術而能懇懇不已幸使臣不為霜露所薄而無犬馬之疾得遭遇陛下嗣位之日首以直言極諫徵夫賢良方正之士而虛心以問之此乃五帝三王之所難行而一朝陛下盡能行之所謂天地交泰之時也臣不敢懼避願就湯鑊之誅願盡吐成敗利害之根願解天下元元倒懸之急也亦不枝蔓藻飾以為言上緣聖

問下切人情度陛下必能行之者而後言之伏惟陛下察其忠而諒其直實天下幸甚謹昧死上言制策曰古人云希顔之徒亦顔之流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今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和子大夫皆藴器應薦憤憤悱悱思所以奮者於日久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者陛下首問及此有以見聖人思理之深也臣聞揚雄有希顔之言顔淵有慕聖之語皆謂生雖異代但行其道即其人也今陛下

蘊上聖之姿執大寶以御乎人夫寒暄發於咳唾生死繫於喜怒其力與天地爭一作同大其財與泉源不窮臣竊謂以此之力提五岳而寒乎四海也今賜策曰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此乃陛下謙光之至也微臣敢不拜舞稱賀條列而言乎臣聞三代之理以義化天下其猶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雖負至聖之姿常若不足在求賢以輔張諫以規憂天下之憂樂天下之樂未嘗枉一物而私其功也三代之後

亦求其所理之門何者足以立功而親人此道苟失在未嘗有思天下之苦既不知其苦必輕用其人所謂輕用者非謂日殺不辜蓋以天下之力既困而上之用無節上之用無節則有轉死溝壑之患生於無節足以為生人之刀鋸也又有甚於此者則爵祿徧於輿臺威福生於左右刑罰不足法令不行天下昏亂猶不知覺自以為萬世之安以此求理何異緣木而求魚哉今陛下欲追蹤乎三代則莫若用三代之理何者伏望陛下以

其德理天下則思求賢以廣其覆載以貞明並日月則思納諫以助其昭臨察逆耳之言則知其為端士而進用之聞悅心之語則辨其為邪諂而斥遠之御一膳思天下之饑披一裘思天下之凍覽國史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覩貢賦思黎甿耕織之勤苦居宮殿思採伐之勤勞視嬪嬙思離曠之怨恨聲色遊宴悟伐性之言馳騁畋獵念垂堂之戒戢六軍無令恃寵抑近習無縱威權無使有求恩之名無使有得幸之號無使內干外政無

使中夸外權無垂飾喜之賞無行遷怒之罰無求悅目之華無好蕩心之巧此乃三代明王理天下之術也陛下誠能慕之則宜法而行之行之不已自然遠超於三代矣况俯視二漢乎此則陶令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和又豈勞聖慮哉制策曰夫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銷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者臣聞

禮樂刑政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於禮禮明則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則和順孝慈之慶感於上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侈耗蠹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利也自然上下交泰而天下之心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於樂樂達則神人自然和矣神人和則風俗自然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乎固非謂夫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伏惟陛

下舉三代禮樂而行之而不以形聲之為貴則可以阜天時節地利和神人而齊風俗刑政者國家之大典臣聞貞觀之理刑政甚明夫刑者期於無刑政者期於無政蓋以一人而齊天下能用之者則理不能用之者則亂刑設而不犯畫一之謂也政立而不易必行之理也然後能去奸宄懲暴亂而養育黎人也然其患在於性情好惡遠近雷同雖堯舜不可為理也況令人人自為强禦欲其愧心格恥設防銷微無由得也何以言之令

軍伍之人陛下之人也府縣之人亦陛下之人也既皆陛下之人則刑政所宜共守今有惰遊無賴之人不修本業輸貨權酤苟求徼利一入北軍張影附勢憑託附藉恣行凶頑執憲與尹京者持陛下刑政以繩其罪主者則云彼越局而挫我也遂夸其威權以固護之持刑政者無由而禁徒有城狐社鼠之歎耳此陛下刑政不行於轂下況其遠者乎其外則守土之臣或多自開户牖征徭榷稅不本制條刑罪重輕率於胷臆此陛下刑

政不行於内地况其逺者乎伏惟陛下明於用刑則可與期於無刑矣豈止於愧心恥格乎率力為政則可與期於無政矣豈止於設防銷儆乎伏惟陛下徵貞觀刑政而行之則天下之人有恥且格矣制策曰四人混處遷於異物歴代以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捐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貴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者臣聞明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為異物所遷令士之為儒

非不強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獘自陛下親巧詖而疎鯁直也農人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捐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惡菲薄也工人之藝非不専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厭朴素而尚滛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而賫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使惟陛下斥巧詖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絶珍味則農無棄本之心矣辟滛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夫矯獘在先原

其本然後責其末何者制士人之禄使稍優寛農人之税使加薄酬工人之庸使當直來商人之貨使其通如此自然各修其業矣復敢有為異物所遷則陛下之刑政存焉制策曰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觀其書燦焉盡在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觀其書則抜羣絶類者不能相逺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際歟者臣聞元首以輔弼興理自古王者期

建非常之業則必有非常之人以佐之漢之高祖資蕭曹孝宣憑丙魏一則以創業一則以中興其道可得而知也漢祖起於布衣以有天下大敵未滅日月持久蕭曹匡輔謀計居多所以覺其功業盛也孝宣起於人間霍光殁方親政事然霍光雖乘時之功不通經術非王者之佐弊政尤多丙魏乘弊之餘以竭股肱之任卒致中興所以覺其輔佐之勞也我太宗玄宗明聖之資海内從化而房杜姚宋當至理之代皆盡啓沃之力咸有

匡輔之道主聖臣賢君臣道合是以貞觀開元與漢之功臣有異而兩朝功德事業光乎史册陛下以拔羣絶類之不相遠者臣竊所謂主聖臣賢道合交泰正史氏無德而稱焉制策曰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臻而鰥弱者未贍必有其旨何以辨之毋泛毋畧毋游説毋隱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陛下終問及此有以見聖心憂勤之至也微臣敢有所隱而不盡言乎陛下以口食至

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勤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夫欲墾闢多而財賦足者莫若勸人之務本務本在百姓樂其業而墾土以穀樹桑以絲此者(疑作皆)取之於厚地厚地之出如泉源焉豈有窮竭耶今舍此不務而欲墾闢之不惰不可得也今陛下宮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輒趨斧斤之利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後宮羅紈鉛紅(一作錦綺)者數千人日費數千金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尚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充上

方一飯之資亦中人百家之産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廏馬與鷹犬之多皆使厮養之其芻粟粱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此耕夫十去其一也車輿服玩皆錯以兼金鏤以美玉或文犀瑇瑁大貝明珠齒革羽毛窮異極奇採之者或航瀕海梯崇山力盡不回繼之以死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有假於浮屠削髮惑衆而建立寺宇刻雕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姦吏理人苟以應辦為先急徵其租厚剥其賦以媚於

左右此耕夫十去其一也上好珍奇則商通無用之貨
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於人力乃委
於無用之地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此數者乃困生人之
力而竭國用之甚者陛下誠能慕乎茅茨之化絀浮屠
惑衆之説抑姦吏賦斂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百民
皆歸本而墾闢矣何慮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節嬪
嬙之侍斥犬馬之繁減海陸之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
賦自然足何慮乎供億之衆哉故語有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使伊傅復生為陛下計者不能易此也陛下以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豈非擇才授任之不明歟遷轉課績之不覈歟今自三事及羣有司皆有其官官有其禄考成在於歲滿則轉不知陛下何以選而致之哉臣聞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内外各用其人為理而天下安寧也今多士盈朝而使陛下憂勞若此雖無闕員將何用哉其疑作甚失文王以寧之謂也陛下何不各於其局而考其課績有其效者則升之無其效者則

退之如此則尸素充員者鮮何憂乎家食而告困哉陛下以德澤屢降而鰥弱者未贍豈非方鎮之臣為壅遏其恩者耶竊見今主守（一作守土）之臣與聚斂之臣巧計萬端割剝生人膏血兩稅之外徵率雜科以為非時之進富貴（疑）陛下恩澤於是有月進時進朝賀之進羨餘之進當進之時表章上言皆云臣自方圓不擾陛下百姓舉此一節則明其欺詐甚矣今長吏節度觀察刺史之家其奢者家僮數百人其儉者不下百人以其祿俸自

給尚且不足必重斂於人以繼之則明知其所進非祿俸也既非祿俸而云不擾百姓將何得哉所以兩稅之外常有誅求鹽鐵榷酤重疊籠稅託為進奏般次相運水陸轉輸半入私家令天下之人流離棄業日益困矣而陛下無由知之雖仍降德澤德澤不流則鰥弱從何而贍陛下聞之得不為少軫聖慮少動聖心臣竊料陛下將不忍聞也陛下倘察臣之言特回聖意一為思之勑有司簿天下舊定之租賦禁奸臣非法之誅求減鹽

鐵榷酤之繁稅絶天下無端之進奉如此則德澤自降
天下之人自獲蘇息富而庶矣豈慮乎鰥弱之不贍哉
然清問所及皆當今之切者微臣上言亦已盡矣陛下
察而行之在陛下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而已
何者陛下春秋鼎盛上荷十二聖之重構自即位以來
嘗日旰不視朝大臣憂懼百辟惴慄進諫者詞旨懇切
陛下既嘉其忠亦允其請然宰相卿士未有轉時之對
則萬幾之重其闕幾時加之千門之深羽衛之隔則堂

上之遠豈止於千里哉雖陛下雄傑聰明極思慮而憂天下何由而得雖曰徵賢良為直諫又何益於理故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推是而言則天下理亂不由陛下而致其由誰乎臣所謂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蓋由此也況令大弊未去其可忽之耶臣所謂大弊者在法吏之舞文權臣之弄柄朋黨連結貨賄公行以中外一作高權重位出入迭居名器輕於糞土公侯偏於頑駑恣行威福苛傷暴殘諫官不敢論

御史不敢糾雖陛下有天下之名而此輩乃害天下之實此弊不去生人未安陛下必欲去其弊者拔其根本斥諛佞進忠賢早朝而宴退引宰相公卿詢訪天下之利病至於羣有司皆使鯁直列侍而親決萬幾之務此乃聖帝明王理天下之術也伏惟陛下留神獨聽無惑於左右則四海九州幸甚微臣敢愛一身之死而不直乎謹對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長慶元年策問 見沈亞之集

問皇帝若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勤多歷年所夫經盛聖之慮豈有遺登科記作過哉然猶好問察言勤求賢士蓋以承天沈亞之集作祧之任重憂人之志深也況朕長於深宮涉道日淺繼後篇作奉列聖之鴻緒撫萬寓之烝人集作矜人詒令作黎人夙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求讜言以輔後篇集本並作補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蓄沃予虛懷極意正登科記作盡詞勿有隱諱集作所隱昔王政之興後篇作昔王者之政必臻於康泰霸道

所立猶致於富強我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乎（後篇作于）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蓄庶俗尚彫訛家無蓋藏公門儲蓄（集作偫後篇作待）卒乘之數貨幣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植（後篇作殖）變於古歟固已揣摩必窮（集作究）利病明徵末（後篇作得）失之漸具（一作用）陳興盛（詔令作復）之替且文武兼學（登科記作行孝）以成功（後篇作身）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戀（文粹作固）本才周可（後篇作足）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異心難成考課（登科

記作難以成課集本後篇並作難於成課去秩集作民佚無守輕為惰游指明共貫之方登科記作由斯合二途之利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為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義集作善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偽思聞旨要得合誠明旌別比周之情敷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則作一有後篇作或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明後篇作彰真偽之辨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獘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

所不取子大夫其勉之

此策問四百九十三卷重出今已削去

對　　　　　　　　　　　　龎嚴

對臣言臣少從師學講論載籍為皇為帝為王為霸之所行理亂興衰之所由起迨壯歲而以身處窮賤又得農桑工賈之利病人情風俗之厚薄思願一發於明天子之前欝抑於中無因自致乃月正日陛下有事於南郊迴御丹鳳樓赦天下臣與百姓咸覩列在大陸之南

祥風北來時聆德音乃聞有直言極諫之名私自快喜得進所志一作志可進於今日也今蒙陛下親策於丹墀之下懼所以燭理未究省躬未明乃使臣極意正詞勿有隱諱臣其敢不直不極而有闕陋哉臣生三十年實沐唐化恨無以自效於日月之下乃逢昌運獲進狂言願增天高以益地厚懇迫急切不知所裁謹昧死上對制策曰昔王政之興必臻於康泰霸道所立猶致於富強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乎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

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彫訛家無蓋藏公闕儲蓄卒乘之數貨幣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植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失於今歟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未失之漸具陳興盛之謨臣聞以道化者皇以德教者帝以禮樂刑政理者王夫以處天下之尊舉四海之力為皇為帝為王為霸致之一也猶反掌之易而況人之誠偽時之厚薄必由上而下者乎帝王之道高不降於天厚不取於地遠不致於四夷師友輔弼而已矣師

友輔弼豈有他求哉賢哲忠信而已矣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念天地之無全功也不自尊其德仰日月之有薄蝕也不自是其明必求賢哲置諸左右然後德尊而益至臣日獻其謨君日行之臣日聞其過君日改之其始也一善出於臣其終也百善歸於君以為皇者師帝者友卒未聞師聖於皇而友明於帝後之王者其或不然臣有所獻或慮乎美歸於下是以言有所不聽臣有所替或慮乎惡彰於已是以過有所不去然則曰諫我之

曲彼必正乎曾不知疾之在身必飲醫工之藥而醫工
未必免病也飲其藥者或有效焉必待其筋力異於人
顔色殊於衆而後飲其藥則疾之根本得不為深乎今
陛下邁皇帝之聖輔弼有師友之賢所謂聖賢相逢而
上古之理可得而致猶慮乎人人未蕃庶俗尚彫訛則
理不優於三王德不超於五帝其致之哉誠有道焉臣
願陛下詳觀典圖舜禹所以待夔契者何如哉貞觀所
以任房杜者何如哉開元所以用姚宋者何如哉其所

以致堯舜成湯文武之名貞觀開元之理何如也今陛下自即位以來舜禹之心已刑于四海矣陛下尊敬師傅拔用忠賢謫棄奸貪發散滯積皆舜禹之心也臣願陛下尊敬之不廢其道拔用之不廢其言謫棄之令勿復之散發之令勿歛之夏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陛下能終之又何憂葢藏不贍於下人儲蓄有闕於公府鑄鋒銷鏑卒乘之數可減於後事薄賦節用貨幣之資可益於前代末失之漸莫甚於賢不任而政不修興盛

之謨莫先於復開元而履貞觀則三代之康泰可翹足而致彼五覇富強之術安足為陛下道哉制策曰且文武兼學以成功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戀本才周可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異心難成考課去秩無守輕為惰游指明共貫之方訢合二途之利者臣以為文武之道雖不同士農之業雖各異而要歸於修其職業而濟於時也今之所謂文者何哉文采而已所謂武者何哉騎射而已欲求兼學其可得

乎經緯古今文之業也用之於武武之德也禁暴戢兵武之業也用之於文文之輔也不修其本而事其末欲求其備其可得乎今茍各視其才以授其任亦可以濟天下之務矣是以仲尼有四科以廣其道漢髙有三傑以成其功所以不求備於人故能創業於前代垂教於無窮者也士農迭居以豐業今所以輕為惰游者國家自幽薊兵興人無土著士者農者遷徙不常慕政化則來苦苛暴則去禄有厚薄在桑土不均則知去秩者無

守不爲情游者何所歸乎陛下端心克已於上任賢使
能於下則文武各得其任士農各安其業矣寧慮家有
不給才有不周之患乎制策曰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
爲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義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馳
情則人心益僞思聞吉要得合誠明旌別比周之義敷
詳忠厚之道陛下以修睦勸義爲念而以難知益僞爲
慮豈耳目之臣未得盡賢乎何憂嘆之深也自中代已
降淳朴既漓賢不肖混淆莫能兩辨臣以爲天下之事

統而計之善而不可以為惡者十一二焉惡而不可以為善者十一二焉其間六七之多率中人也法令修明則賢人多也懲勸不精則貪冒衆也必在上有所施行而在下有所承流者乎且陛下左右惟賢所進惟賢則四目明四聰達不難知矣陛下左右非賢所進非賢則僞行堅僞言辨心益僞矣今陛下必擇忠賢居之左右以為耳目以為腹心矣任忠賢所進者復何疑乎誠若是則管夷吾鮑叔牙友進之不為比祁奚祁午父進之

不為私是在陛下有所任之而已制策曰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則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明（一作彰）真偽之辨者陛下清問及此非念切求賢取士之道乎夫求賢取士所以備官也設官所以分理衆務也夫得一尺之木將斵以用之必使匠者有一塊之土將埏而器之必使陶者今陛下選人以仁天下皆歸於仁矣選人以義天下皆歸於義矣夫理天下者必以仁與義矣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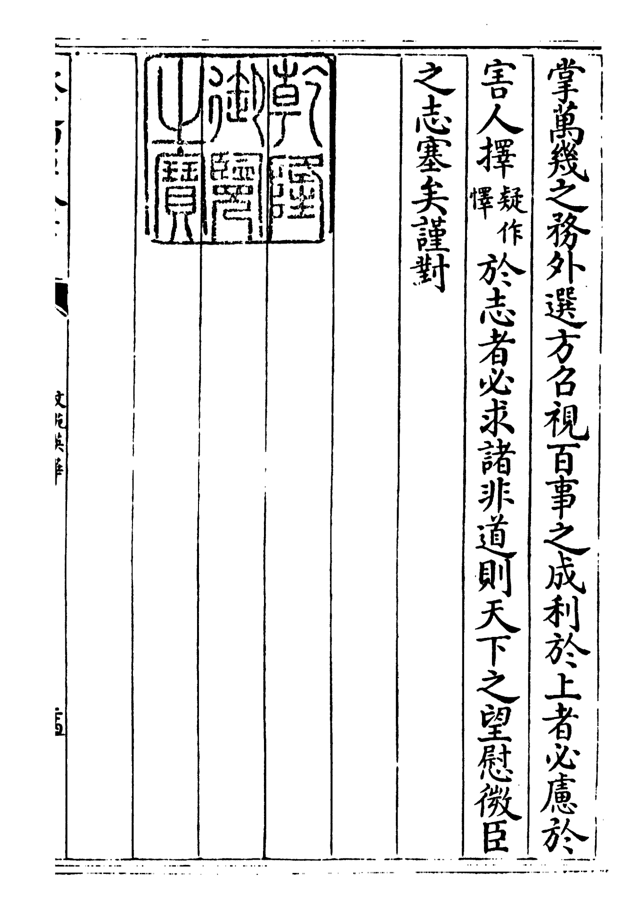
朝廷用人不以仁而惘默低柔進人不以義而因循持疑言有不符於行才有不足於用矣陛下雖欲精五事五事何術而精雖欲法九徵九徵焉得而法若是求衆務之理者是以材與陶以土與匠而求器用之得也不亦難乎今朝廷開取士之門不為不廣其中選擇精詳望為俊彦者通於進士中外之重擢清秩選於是者十八九誠有才有器亦盡萃其中然而所采者浮華之名所習者雕蟲之技是以主教化者不道皇王之術官牧

守者不知疾病之源豈其有任事之才而無任事之智乎蓋藝非而職異也臣聞古者有豢龍之官夫龍神妙不測變化無窮而能節其嗜欲察其動息擾而制之無所不得者蓋代襲其官述修其業也楚人之操舟冀人之乘馬豈盡性哉必習而善矣今縱未能大更其事茍明殿最考績之科驅天下之人於修効飭行之地假如任某官著某行立某事舉某善雪某寃必擢而遷之又能著某行立某事舉某善雪某寃又擢而遷之蔑然無

聞不待罪而黜之則下無蔽善黨惡之情矣下無蔽善黨惡之情則賢者不進於朝廷復何往也安有言行相乖才望不稱者乎制策曰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者臣陳帝王之道於前矣陛下又垂問以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豈不欲躋人於善道補政之闕遺哉臣又陳取士任賢之道矣陛下誠能任賢於上待人於下朝廷豈有闕而不修四方焉有弊而不去何必備繁細之事以干聰明者矣夫

有天下者莫不欲使人富使人壽使人遷善使人無惡
統四夷於荒外正百事於朝廷夫欲人之富莫若厚耕
殖欲人之壽莫若和陰陽欲人遷善莫若明勸賞欲人
無犯莫若慎刑罰服四夷莫若修文德正百事莫若任
忠賢忠賢不任雖日親衆務百事其得而正文德不修
雖日致干戈四夷其得而服刑罰不慎雖日殺千人奸
盜其得而止勸賞未明雖日爵千人禮樂其得而修寬
濫未盡雪陰陽莫得而和浮屠未盡去耕殖莫得而厚

此六者政之大端也伏惟陛下念之抑臣又聞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懼化之未光懼德之未洽懼一物之失所懼衆政之有乖訪遺闕於下臣張條目於清問凡前強對者莫不備陳所得則陛下知之不難矣在行之何如耳臣又以天下之事小大萬端陛下深居九重廣有四海安得勞心神於思慮之外極聖明於視聽之表臣願陛下為一事必師於古行一道必法於天明日月之光正星辰之位降雨露之澤振雷霆之威内得夔龍


掌萬幾之務外選方名視百事之成利於上者必慮於害人擇疑作懌於志者必求諸非道則天下之望慰微臣之志塞矣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椰邁祖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龐兆懋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直諫

直言極諫策一道

茂才

茂才異等策一道

直言極諫策 建中元年正月十五日

問朕聞古之善為國者未嘗不求正士博採直言動而

行之輔成教化者也朕臨御日淺政理多闕每期忠義切救藥石予大夫戢翼藏器思奮俟時今啓乃沃予當有犯而無隱朕竊不自揣敢慕前王上法羲軒下遵堯舜還一作返已散之淳朴振將頹之紀綱使禮讓興行刑罰不用而人猶輕犯吏尚徇私為盜者未奔不仁者未遠豈臣非稷契而致是乎為君謝禹湯使之然也設何謀而可以西戎即叙施何化而可以外户不扃五諫安從三仁誰最周昌比漢高於桀紂劉毅方晉武於桓靈

但見含容兩無猜怒故君不失聖臣不失忠子既其儔

應詳往行四賢優劣佇辨深疑在於朕躬所有不逮條

問之外委悉書之必無面從以重不德

對　　　　　　　　　　　　　　姜公輔

對臣聞堯舜之馭寓也以至理理萬邦以美利利天下

百姓猶懼其未化也萬邦猶懼其未安也乃復設謗木

詢讜議不敢滿假不敢荒寧伏惟陛下玄德統天文思

居業慎重光之丕緒返淳古之休風光啓憲章疇咨晉

蒯錫臣之策思以啓沃臣狂簡不知化源謹昧死稽顙輙陳愚慮制策曰朕竊不自揣敢慕前王欲上法羲軒下遵堯舜還一作返已散之淳朴振將頹之紀綱使禮讓興行刑罰不用而人猶輕犯吏尚徇私為盜者未奔不仁者未遠豈臣非稷契而致是乎為君謝禹湯使之然也大矣哉陛下之言乎臣聞禹稱善人不善者遠矣伏見陛下徵隱逸於空山拔夔龍於下位聘名士禮賢者善無欲之徒發惟新之詔使吏肅人悅法明令張而猶

曰君謝禹湯臣非稷契此陛下讓之至也臣何敢間焉夫中於道者易以興化失其道者難以從宜事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事審其分則殊途同歸計歲者非一時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於制事之初望化於經年之外使損益鑒於興替寒暑漸於春秋何憂不均理於羲軒同光於堯舜制策曰設何謀而可以西戎即叙施何術而可以外户不扃者陛下孚惠心和戎狄相彼君長重譯來庭應以地僻遐荒未知聖造伏以西

戎輕而寡信貪而無親視邊戍申嚴則請通國好覩疆埸無備則屢啓貪心固難可以禮義和難可以恩澤撫取今之要莫過於智將悍卒設險邊隅臣伏以陛下且以恤下為心不以西戎為慮今請制其邊兵有常數邊將有常務分其土而居之給其畜而業之因其業也而為之城池因其將焉而為之牧守又申嚴其令使獲虜馬者賞以馬使獲虜羊者賞以羊人皆固業戰自力倍則可少安今積甲日深興戎歲廣黎人抏弊未可動師

伏望利物之原息人之道使廣庶類農桑以時弘濟濟之士於朝盛洋洋之化於野使其來也慕斯文物之盛居其邊也杜其利欲之求然後款塞而可即叙矣夫姦邪生於豪傑廉恥生於禮義禮義立孰有不恥且格乎衣食足孰有背義趨利者乎臣以為遂其富利之業申其仁義之化則外户不扃矣制策曰五諫安從三仁誰最者夫諫者以諷為先亂國非無直言也直言不用故諂諛勝矣理國非無諂諛也諂諛不用則直言勝

矣時逢否閉仲尼或守其主文今日昭明微臣請從其直諫臣之職也敢二事乎昔商紂不君虐棄天物三仁弼諫藩捍宗彝退八百之師抑三分之衆均其憂亂俱可稱仁較其持危或非同德比干知死亡之義且曰陷君微子去父母之邦或云智免進退不失其正在於太師乎制策曰周昌比漢高於桀紂劉毅方晉武於桓靈俱見含容兩無猜怒故君不失聖臣不失忠子既其儔應詳往行四賢優劣佇辨深疑臣聞君明則臣直二聖

以乘時開國參佐昌圖二臣以委質造邦克扶興運開忠讜之路成不諱之朝固擬議失倫比方不怍將以感君之未寤致理於昇平絶好惡之門傳和睦之代名高終古傳在策書巍巍三代斯為盛美臣素無學術謬竊對敭若變其微斯言之玷使臣以禮晉武寧劣於漢高鼓怒抗辭周昌不優於劉毅制策曰在乎朕躬有所不逮條問之外委悉書之必無面從以重不德者臣固凡陋越在側微仰天地之大全空忻化育體陰陽之廣運

每荷陶甄豈意聖詒荐臨猥垂下問心慮殞越夏蟲不覩於春冰曲士寧知於天道欲申微素進退憂惶伏見陛下以道生成以德覆載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捐金玉於江湖反珍奇於藪澤委符瑞為草莽用忠良為靈慶臨羣下以正德惠兆人以厚生誠太平之道也刑措之漸也臣不勝其忭願陛下俯仰必於是寤寐必於是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抑臣以為知終終之可以存義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終之臣不勝葵藿傾心之至

謹對

茂才異等策

問大禹求賢而夏德長茂文王多士而周道緝熙然則為政在人人存政舉朕德薄化淺嗣膺寶業夙興寅畏若涉大川求思至謨庶荅天誡子大夫志行修潔學術通瞻儲思於天下之際研精於大道之極儼然就辟良用嘉焉迺者夷夏多虞烽䡴屢警因之以荒饉生人蕩析比屋榛蕪今八表甫清萬兵未戢朕恭承丕緒寔濟横

流期致和平維新制度而成湯受夏周武定殷劉矯嬴
弊魏乘漢俗以亂為理以安易危必有至政存乎令典
同符今日可舉而行精辯所長著之於策禹謨之六府
三事周法之八政五紀有守有為是彝是訓經綸遠古
用彰得失國志詳載天官必書成務濟時莫斯為急並
宜明勑功利别白條流較聖王之損益揆今代之用舍
沿革之要茂對所宜今欲蠲關市之征輕什一之法一作
賦歸踰年之戍罷無事之官則國用靡資軍食尚歉人

多胥怨邊有侵軼匠無良畫明示謀謨其法令或不便於時吏人將未適其任賢士見沉於負俗遺經有補於化源可以均沃塉於原田便工商於市肆改制徵物釐創建正復務官曹澄清流品使朝有濟理之士邊有死難之臣而返俗康隅還風朴略必書効實指陳利害援簡之外尚有令圖各罄所聞備申讜議虛懷回久勿隱予違

對

杜元穎

對臣元頴案周易君道下濟臣志上通謂之泰其繇曰小往大來臣歷觀書契以還君德定位未有遺斯道而能達聰明目光極鴻業者也伏惟陛下誕膺明命克敷文德親降大問詢於微臣愚臣智識庸鄙經術短淺不足以充明詔之言而隱罪大矣敢不俯罄愚衷仰謝萬一制策曰朕躬策問作恭承丕緒寔濟横流期致和平維新制度且策問作而成湯受夏周武定殷劉矯嬴弊魏乘漢俗必有至政存乎令典者臣聞湯革夏政野以質一無此三字

武革殷政鬼以文一無此三字秦暴以亡漢寛以矯此皆古王之令典也比東漢既衰皇綱幅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用漢法以取威權中原粗平遂偷神器其政刑典禮蠢駮前世固非蕭曹畫一文景更令之比也雖曰革命固無足採陛下承乜㐫以取大器赫雷電以掃羣兇功高一戎業定再造欲維新制度躬救生靈幽明動植罔不稱慶實天下幸甚然臣之私心有願獻替不憚斧鉞以干龍鱗伏惟陛下少留意焉臣聞自古王者易姓

受氏告成於天則維新制度以改人視聽所以示帝王之驕僻也所以揚造邦之耿光也其餘少康復夏武丁興殷武王興周光武紹漢則皆舉用舊典以昭其先朝之休德淳茂也以辯其兇逆之滔天干紀也以志其昭前之光而纂脩其德也我高祖勤恤人隱始除暴亂而建王業我太宗叶贊經綸增輝先聖皇天眷祐祚以名臣於是酌之人心參之典禮立我王度為萬代業陛下誠宜恭以守之勤以行之克配彼天立我人極矧乎周

秦漢魏造邦之事非臣今一作之所宜言也臣又伏見去歲徵臣等詔書聖㫖殷勤憂天譴見今制書首章則曰求思至謨以策問作𤍽荅天誡次曰期致和平維新制度下曰改制徵物釐創建正臣伏念聖上豈不以彗有布新之道明欲承順天意旌于國章乎臣愚以為自古災眚多矣大者天地震裂次者日月薄蝕小者星辰變譎皆或應或否繫於其君之德也夫嚴風不能凋翠葉凝寒不能冰醇酎何則不當凋者風則何有不當冰者寒亦

胡為然則災眚者天道之常無德者當之不為有道者害亦已明矣陛下若欲寅畏上天大為恭禦則德為之實而禳為之華居其實不居其華此社稷之景福也制策曰禹謨之六府三事周法之八政五紀有守有為是彝是訓經綸邃（策問作遠）古用彰得失國志詳載天官必書成務濟時莫斯為急宜明勅功利别白條流者臣聞夏禹之弼成五服也肇謨六府三事周武之誕敷明命也寔成八政五紀語其功利其六府者人仰以生三事者

德據以成八政為經國之用五紀為成天之道別其條流則曲直木也從革金也水以潤下育物火以炎上同天土順則五稼阜滋穀登則烝人乃粒直己以正德理財以利用務本以厚生此九功所以惟叙也八政食所以生人也貨所以聚人也祀所以仁鬼神也司空實平水土司寇實詰姦慝司徒實敷五教賓以叶多方師以具七德此先王保乂萬有也周星者歲之紀合朔者月之紀信旬者日之紀星辰以察乾象歷數以授人時此

先王所以合德二儀也得其道者王失其道者亡古今雖殊其致一也陛下執古之道馭今之有降此彞訓以及於臣但禀師説難副睿問制策曰較前（策問作聖）王之損益揆今代之用舍沿革之要茂對所宜者臣聞貫古今蔽天壤而不可易者道與德也時損益而皆便於理者名與物也所以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倚道之主莫不襲行其餘正朔服色聲名文物則三代已降逮乎陳隋各從其所尚爾伏惟陛下視其善者用之其不善者舍之

此沿革之要也制策曰廢關市之征輕什一之賦者臣以征關市稅什一者古今通典苟不踰轍無害於人誠宜取之以資國用陛下明欲廢之輕之以息黔首甚大惠也然臣以為百姓之患者不生（一作在）於此生（一作在）於法令不一賦斂迭興名目滋彰杼軸皆盡爾今王畿之内外地州縣亦不當賦稅者何有鎮守團練等使數州又置節度度支使皆多聚强兵增置部伍車禾斗米皆出於人計其誅求十倍王府至於睚眦之際不戢自焚

殺長吏夷城郭者又亦多矣卒然邊陲有難羽檄交馳必不得一人尺鐵以資天討伏望陛下下曠然之詔使內地州縣悉依平時舊帥故老盡罷以息疲人則天下賦稅十減七八矣制策曰歸踰年之戍罷無事之官者臣聞王卒以舊楚子所以敗也將驕卒惰項梁所以亡也今緣邊將士功已高位已重進不求賞退不畏刑伏望申命將帥言於軍中有思歸者因以新卒代之顧充軍者復以師律整之夫如是則軍政必行軍政必行則

邊無侵軼矣臣又聞賞功以賁任能以職古之道也伏見比歲詔吉諸員外兼試等官才者能者改授正員其餘並依本資數進陛下已得八柄馭功之道矣微臣又何間焉制策曰法有或不便於時吏有或不（策問作人將未）適其任賢士見沉於負俗遺綱有補於化源者此皆經國大體則當與朝之衆君子議焉臣位卑職疑寡何足裨補然臣以為令合於經而人悅之者可存也令為救獘而作行已久而猶未安之者可省也若乃申黜幽陟明

之典則吏人砥節矣遵棄瑕錄能之義則俊乂勅職矣若王綱者布於方冊顧在陛下行與不行何謂之遺矣制策曰均沃塉於原田便工商於市肆者臣聞度土功因地利所以惠衆人也禁末作絶竒貨所以惠工商也其要在於申明田令與不擾市人耳制策曰改制徽物釐創建正者伏以國家受命向二百年憲章典禮并吞千古今陛下嗣聖御極孝理君臨華夏既平臨欲改制此皆先聖舊典臣竊惜之臣又聞夏以木德王而正以

人統殷以金德王而正以地統周以火德王而正以天統孔子曰夏正為得天此不易之道也制策曰復務官曹澄清流品者臣聞設官分職以蔵王事猶列宿定位同拱北辰也伏見艱虞以来增制使額類官有二事人無底從銷錢銷食十場十擾今陛下欲使復務於官人志所底此為政之本也臣聞政以賄成則廉者貪(疑)直其道則貪者廉此仕進之情也今聖慮及此孰不潔其源而浚其流乎制策曰朝有濟理之士邊有死難之

臣者臣聞舜舉皐陶湯舉伊尹則仁者至矣今賢才夾輔俊乂揚庭猶滄海之富珠璣崑山之積瓊玉但恐未察耳伏望聽政之暇引備顧問則十六相（相字亦作才子）不專美於堯代矣臣又聞子驕者不志孝臣驕者不志忠伏望陛下訓將帥以禮示師徒以義則伏節犯難者孰變其功乎制策曰致（策問作返）俗康隅還風樸略者臣以為非理（疑作難）也其化也（疑作始）於朝廷公卿大夫孰不尚退讓崇節儉而率土之士疇不從風而靡乎制策曰授簡之

外儻有令圖者臣以為當今所務者生一作在於興禮樂務耕稼禁游食抑奢侈其餘則詔書所以問臣纖悉矣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一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直言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一道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沈亞之

對臣伏念日之包明其在昬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屬日蒙光乃能寤玄黄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中則與愚者混非遭聖偶時安能調陰陽育萬物其理一也盲者雖蒙光

莫能視愚者雖冡聖莫能智集作資其理一也故舜禹翔其光於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其猶懸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覩其前而昧其後其猶舉燭螢而臨庶目也今陛下神光動天鑒彼幽塞猶懼理有未至故親省羣言而臣瞽愚非能踰於智傑副陛下之清問臣以相與貢臣文粹作而勉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微臣所冐非任當伏竄棄之尤不足以塞罪乃輒伏進所言伏讀肩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為皆由尚書

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睿問有念人俗之凋訛及於卒乘之數貨幣之資臣請以今户部兵部之壞舉之睿問有思才周於文武本固在於士農臣請以禮部工部之壞舉之睿問有欲以辨行之真偽臣請以吏部之濫舉之睿問有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睿問有四方之弊臣請以山東隴右之急奏之伏願陛下詳臣之言察臣之志無以臣微而輕集作忽其奏也臣聞周設六官以統百辟立國八百年由綱之

不絶於所制也太宗龍興革魏晉之殘政脩法度立中事設尚書六曹以叙班文武以條系天下號令既布而萬方從矣愛其人若愛己之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有墜也明四目以先其視指其未見者也集作指教其未見也達四聰以先其聽喻其未聞者也集作開喻其未聞也尊賢之言而為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陷於災害而康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姦黨而終不患其亡由綱之不絶於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腑也耳目口鼻之樞繫

於元首手足之用關於肘膝其血氣根脉文粹作端緒皆統於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失其用者非邪則眩夫人莫不尊其三字文粹作尊於首故足司其所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處身猶君之居上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明矣今尚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謬令人俗凋訛者其由户部之綱不理也昔户部其在開元最為治平當時西有甘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帥

其餘利殖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富庶滂洋之若是及一日上恃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狠直言得死訣色獲進轉掌之間清蹕巡於巴蜀矣今西涼為虜兩河為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衣之農而百徑出矣鞭役重繁不勝於籍榷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吞危（文粹作危苦）衆多欲無凋訛不可得也兵部之選武士亦謬矣夫試射百中（集作矢）為重馳射次之馳戈亦次之此武夫賤者之宜業也而直其者百無一焉其餘

盡置豪姦之革役者以僥冒入奮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人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用顧欲占籍自恃以逭徭於鄉閭耳而欲卒乘貨幣之克强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間至於幽薊連屬西邉北邉而仰給之卒多於其土之齊人十九在兵部者所操曾不能制一校尉而況紐文粹作摠其綱乎古者兵農之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藏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紀根於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於將帥之臣則本久

益大矣何卒貨不克於古哉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為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擇之及乎集作中為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重器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猶擊陋缶而望曲齊於韶濩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必以陰詐為朴陽明為狂顧以武為汙矣而況無學乎陛下何不令禮部之臣督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人可化矣夫惟博大之士為能兼學耳夫持綱舉維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之士非竭誠不能也

故殷宗之竭誠於神神感於夢而得傅説周文之竭誠於氣氣感於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用殷周之誠而求之何患用才之不至矣令工部之綱不舉其由百工之不條理焉且務於捷濫則能速壞惑於邪巧則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費之不窮工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於土階之上蔭於茆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理水而卑宮室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厭盖欲使天下之人自然

而儉易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一作載文粹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極游觀之樂窮巧侈之娱恣羅紈之靡雖有生植之衆不足充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塞百工之役雖竭蠶婦之勞不足給綺綵之廣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足以隳宗社今仕家不著籍於鄉閭亦已久矣則農夫唯恐他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顧隴畝而戀其本哉伏願陛下仰堯舜禹之聖敬畏秦隋之敗奢念漢文之節儉凡在百工之用闕於將

作內作技同者必使統於工部以觀制作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下人則堯聖禹明周規漢儉唯陛下擇耳何止士農之固業哉今吏部之補吏歲調官千餘其試以偶文儷語之書程以二百字為準考之（文粹作其）能否以定取舍直使其人真能然尚何以補況十九皆偽人乎以此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昆吾之利莫耶之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鷙鳥之羅雖善掩者不能拘蚊蚋如使恢宏博大之士裁心鏤舌於（於字文粹作以為）此辭而其

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羣官立於朝者歲各貢其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器任之不勝其任者罪罔上闕其貢者罪蔽賢而洽聞者爵逾次禮部吏部以時舉籍刑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爭好賢人人務克己何患乎真僞不可辨哉今朝廷之闕衆多其最急者刑部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不信勅命迭降而其旨相違故有行之於今日而廢之於明日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是慢易欺詐之數耳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願

斥其煩苛去其相逾則人人易守難犯然後命儒賢究掌之不明於此者不得為刑部之官無令猾賊之徒輕身重貨竊法以自弄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遠罪脩已之風序今非止於闕盖將病且痼矣夫病者其在皮膚則易也六腑尸作已文粹繆氣非所經而其體痼不亦危乎臣請以醫方之言諭國之病伏惟陛下察焉臣聞良醫之理痼也陳以奇方伐集作進以猛餌外以針火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於其中及痼觧病瘳六腑亦憊於是

竭良藥以材調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體正内强而外和矣夫代之愚醫則不然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絡也九州百郡國之四體也四夷八蠻國之外膚也驕荒淫巽國之痼病也嘉謀長筭國之奇方也强將勁兵國之針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膳良藥也夫百骸居於外六腑列於内相假而成生相致而動息本為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日大攻而不除其

久為痼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為癈集作瘵難矣臣以為天寶貽痼始於一支而容之浸及百體幾危其形玄宗肅宗除而不終痼及興元德宗之時又無良臣可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克集作就先皇攻於除而不攻於補今乃復發於幽薊居國之左右又有西戎之厲居於右掌之膚涉腕逾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於涇隴一萬二千里其間嚴關疑重阻皆為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之去喉能

遠乎柰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於中朝之闕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之急莫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詳舉之夫聖人之毋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為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為武備盡其肅厲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間明正陰之有位而盜陰不生也故聖人因之以武備至於十一月陰盈包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厲之恐僭陽之道也内容

燠而養之使其為文為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為輔雹凍霜雪禁其焚蕪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為前驅蕩其所不通溫光從而暘(集作舒)之陽德也故聖人因之以大宥是以聖人之德文雖先(川文粹作雖尚文)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擒齊魯滅常山死幽薊歸(集作幽燕歸文粹作幽薊虧)臣未見制法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為兵可戢也遂用羸將守常山滯儒臨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作矣伏願陛下慎動誡盈無傷陰之大侯且行化在便人舉

兵在立勢夫百斛之車百蹄之牛不能推其轂如措之峻坂之上擾之力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還則牛足之運不給輪奔矣此立勢之樞也今幽薊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也人虛而强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於聚威於深闕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縱不望合於燕歸矣以太原之師入薊邱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旁運矣此拘燕固集作因冀之方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則名將而用耳川文

粹作則在名將而用耳 如其威不聚於急力不實於危雖有名將不能為也陛下見西制戎北制虜壁壘之勢盤連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為戎虜之畏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啻日夜飛金壁走銀繒市言唯恐田園陂池之不廣也簪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邃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一日戎戈東及陛下將安倚乎今北方擾攘猶已事

嫁矣川文粹作既已負約矣而西戎之虛盟安足信之不可無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形有險易勇怯可以習制制之以刑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懾之以勢則亡怯假如陟險利強弩以持文粹作遲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以捷手健蹄者無之此得勢而亡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得其馬羊牛雜畜及衣裝寶絡皆與之無令有所奪此顧利而亡怯也蒙兵失律者皆誅此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臣嘗仕於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已

東神烏燉煌張掖酒泉東至於金城會寧東南至於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販(集作鬻)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為歲時必東望啼呼(集作噓)其感故國之思(集作愳思)如此陛下能不念之臣意西戎今冬當踰河拒北虜明年必大入靈武寇西城先擊監宥誠能因此時詔寧隴邠涇及南梁皆會兵計事獨得以老弱留謹城其他少壯及騎士皆持裝佩鹽糗令邠寧涇原軍皆出

平凉道弾箏邠寧軍北固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遮木峽關鳳翔軍逾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關南梁軍道鳳逾黄花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足以供具各以輕騎入賀河集作蘭撫諭其遺人飛聲流勢延而益西則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内安有警烽之虞哉臣固曰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言極諫則言無所不直直不懼於罪也若諫無不極者今百不盡臣之一二焉何者荅問之所及或未利

於國臣雖欲漏之而不解則懼執事之臣不寤也屡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所蓄集作言實或集無或字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臣懼罪言於非宜也而況晦爽集作短晷之晨奔光馳曜之下筆之條奏拘以文陳乎臣所以憤懣之誠百不及一二也豈無異日而顧問哉伏惟陛下察焉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二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直言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一道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太和二年春三月

問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舊唐書作思道陶甿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諸本作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

戞乎其莫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而巧偽滋熾風流寖微自漢魏已降足徵益寡朕顧昧理道祗荷丕搆奉若謨訓不敢荒寧（諸本作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舊唐書有時字）踰檢太學明教化之源也期於宣化而生徒多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絶百工在乎

按度而淫巧或未㝵俗隨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耻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欲究此繆盩致之治平兹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彦佇啓宿懵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所紊稽庶富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於下土何施而往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可充推之本源

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　　劉蕡

對褐衣小臣蕡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下謹頓首上言

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抑鬱思有時而一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論於市得通上聽

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下制中外舉能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文粹有大體二字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之所望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誠也臣以為

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舊唐書作志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纎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俗之化也在脩已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國廩罕畜

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心阜財發號之嘆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雜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則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在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其諸本作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

令（舊書作念）見陛下咨訪之心勤也遂小臣屏奸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言（唐書作心文粹作方）則惠敷于（文粹作乎於）下邪正之道分而往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亢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㝡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為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言（諸本

謂作哲王之理其則不逺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矣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

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巧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纎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計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為布衣之臣不足以{新唐書作與}定大計也耶或萬幾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者而不先憂乎臣以為陛下之所慮者宜先憂{七字}

（諸本作所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胡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擾（唐書作憂）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者臣

得為陛下備而陳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閽寺殺吳子餘祭書其名（三字舊唐書作不書其君）春秋譏其疎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唯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文粹作相）臣得以專其任庶寮（唐書作職）得以守其

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内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内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矣此宫闈之所以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分

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舊唐書作禮字殺名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操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

之徵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内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陛下皆明知之耳舊唐書作矣 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

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新唐書作不能用也文粹作忽而不用之陛下旣忽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旣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諸本作起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舊唐書作徘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明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安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屛䙝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

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慶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効無旰食之憂矣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為君而天下大理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强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代漢之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

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明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願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絶典型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者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

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擅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

也以其思慮昬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理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二句文類作如母之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

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名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四海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夤緣而弄法寃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九重唐書作萬里而不得告

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師旅舊唐書作疾癘繼之以凶荒臣以謂陳勝吳廣不獨生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腐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

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願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夤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寵便辟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毓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人蘇息則心無

所不達而信(諸本作行)無所不孚矣臣所言欲人之化也在脩已以先之者臣聞德以脩已教以導人脩已也(舊唐書作脩之也唐文類作脩之德)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也(唐書作道之也文類作導之教)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

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疏遠則化洽於朝廷矣愛文粹作勸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言欲氣之正也在安其情以和之者諸本作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

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則仁義興焉既安則壽考生唐書作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言救旱災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唐書作旱成災陛下誠能有

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言廣播植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舊唐書以作勞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言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徒舊唐書以作人以督其耕植省不急之務文粹作費以贍其黎元則

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言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臣前所言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邱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

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閒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舊唐書作禍亂暨

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閑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復古制

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軍文粹作六軍不主兵諸本作武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職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奸宄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馭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

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伍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萬國始天子而諸本作以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言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禄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言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

孤寡強可以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酧賞如（新唐書作苟）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任此官則絶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言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金銀珠玉錦綉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言辨枝葉者在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言形恥格者在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言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游惰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言令煩而理鮮要在觀察

賢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五字舊唐書文粹作或虧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為所蔽欺乎臣前所言博延羣彦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為漢晝削諸侯之策非不知其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逄死而

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酈生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及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

地以教人敬奉宗祀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二唐書有長字）育百姓以教人慈（二唐書作幼字）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於仁壽可以逍遥而無為端（二唐書作垂字）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分萬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恵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三